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七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一

梁士彦　元諧　虞慶則　元冑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兄詮　史萬歲

劉方馮昱　王撊　楊武通　陳永貴　房苑　杜彦

周摇　獨孤楷弟盛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子世師骨儀　楊義臣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爲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位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

晝夜修城三日而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彦見帝持帝鬚泣帝亦爲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彦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爲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吕梁略定淮南地隋文帝作相轉亳州總管尉遲迥反爲行軍總管及韋孝寛擊之令家僮梁默等爲前鋒士彦繼之所當皆破及迥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徵還京師閑居無事恃

功懐怨與宇文忻劉昉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際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刼調布爲牟甲募盜賊爲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彦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執士彦忻昉等於行間詰之狀猶不伏捕薛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須成班士彦失色顧曰汝殺我於

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上開府義鄉縣公早卒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父獲免從瓜州叔諧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也驍武絶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禄大夫

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世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

隋文帝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帝爲相引致左右諧謂帝曰公無黨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及帝受禪顧諧笑曰水間墻竟何如也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奉詔參修律令時吐谷渾將定城王鍾利旁率騎度河連結黨項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相遇於豐利山諧擊走之又破其太子可博汗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詔授上柱國别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

有威惠然性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位任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帝按其事無狀慰諭釋之未幾誼誅諧漸被疎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平陳百寮大宴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今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

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嘿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帝令按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雄必當之諧與滂嘗同謁帝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帝大怒諧滂鸞

緒並伏誅籍没其家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赫連氏遂家靈武世為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智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韃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射獵為事中更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之為人仕周為中外府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越王盛討平稽胡將班師内史下大夫高熲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

是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恵稽胡慕義歸者八千餘户開皇元年歴位内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别道邀賊爲虜所圍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弗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内附請一重臣充使詔慶則往攝圖恃彊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説諭之攝

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稱臣朝貢請永爲藩附初慶
則出使帝敕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疋
攝圖見慶則贈馬千疋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功高皆
無所問授上柱國封㑹國公食任城縣千户以彭城公
迴授第二子義平陳後帝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髙熲
等奉觴上壽帝曰髙熲平江南虞慶則平突厥可謂茂
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
武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尅理遂互相長短御史

欲彈之帝曰今日計功爲樂並不須劾帝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被彈帝賜御史酒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爲右衛大將軍尋改爲右武候大將軍十七年嶺南人李世賢據州反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帝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爲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帝乃遣焉爲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

什柱爲隨府長史什柱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帝聞之先是朝臣出征帝皆宴別禮賜遣之慶則南討辭帝帝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賢還歸桂鎭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嶮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帝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按驗之於是伏誅拜什柱爲大將軍慶則子孝仁幼豪侠任氣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

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大業九年伐遼遷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駞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後或告其為不軌遂見誅

元胄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孫也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隋文帝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恒宿卧内及為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

俱入侍衛周趙王招謀害帝帝不之知乃將酒殽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冑兄弟坐於户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帝將爲不利冑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乆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冑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冑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閤

冑恐其爲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冑就厨取飲冑不動會滕王逌後至帝降階迎之冑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冑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冑不辭死死何益邪復入坐冑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帝冑以身蔽户王不得出帝及門冑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帝受禪封武陵郡公拜左衛將

軍尋遷右衛大將軍帝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
胄功也歷豫亳浙三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
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徵爲右衛大將
軍親顧益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
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
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胄預其謀帝正
窮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帝大怒
執旻於仗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

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帝帝遂誅旻蜀王秀之得罪胄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邱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舊因數從之游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騎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

樂安公爲周文帝引爲親信以質直恭樸授大都督數有戰功天和中除渭南郡守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援軍至軌令長儒拒之長儒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之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縱奇兵大破之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大破之文

帝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氏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逃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文帝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蘄郡公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寇掠西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

通中者二其戰士死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文帝下詔褒美授上柱國餘勲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歷寧鄜二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轉蘭州文帝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

長儒率衆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轉荆州總管帝謂曰江陵國之南門今以委卿朕無慮也卒官謚曰威子暠大業中位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仕周累遷少司丞以勤勞封思安縣子大象中除秦州刺史進爵爲伯及尉遲迥爲亂子幹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文帝大

悅手書慰勉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迴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以忠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即令子幹鎮涼州其年突厥寇蘭州子幹拒之至可洛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疲縱擊大破之於是册授上大將軍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

從賓榮定擊之子幹别路破賊文帝嘉之遣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命子幹討之入掠其國二旬而還文帝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勒人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但隴右之人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人雖散居必無所慮帝從之帝以子幹習邊事授榆關總管遷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

虞閭遣使請降幷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尋起視事卒官文帝傷惜久之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嗣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銀青光祿大夫鄭純深等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

善騎射驍健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逢周齊戰於芒山萬歲從父在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裝急去俄而周兵大敗其父由是竒之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没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遲迥之亂萬歲從梁士彦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彦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悦服及與迥軍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乃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復振迴

平以功拜上大將軍開皇初大將軍尒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輙大剋獲突厥莫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輙入突厥數百里名讋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當各遣一壯士決勝

貿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自東陽别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没萬歲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大悦上其事文帝歎嗟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降拜昆州刺

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擊之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金寶萬歲乃捨翫而還蜀王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

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晉王廣甚欽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爲晉王所善令萬歲督晉王府軍事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令窮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萬歲曰臣留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顧有司曰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熲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

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稍解於是除名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遇虜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曰史萬歲也突厥復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虜

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及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上上大怒命左右摽殺之既而追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萬歲死之日天下士

庶聞者識與不識無不究惜萬歲爲將不修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爲良將子懷義嗣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以戰功拜上儀同隋文帝爲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文帝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後歷甘瓜二州刺史仁壽中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

王故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略於是詔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法令嚴肅然仁而愛士長史度支侍郎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論者多之稱爲良將至都隆嶺遇賊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恐爲亂者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爲司馬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

史甯長眞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
方親率大將軍張愻司馬李綱舟師趣北境大業元年
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
闍梨江賊據南岸立栅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
既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
中瘡却蹂其陣賊奔栅因攻破之於是濟區栗進至大
緣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
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汙其宮室刻石紀功

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卒帝甚傷惜
之下詔褒美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皇中有馮
昱王㯋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爲邊將名顯當時昱㯋
並不知何許人昱多權略有武藝文帝初爲丞相以行
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平叛蠻拜柱國開皇初又以
行軍總管屯乙弗泊備胡每戰常大尅捷㯋驍勇善射
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以禦陳爲陳人所憚伐陳之
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位柱國白水郡公武通

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以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將軍時党項羌屢爲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使鎮邊歷岷蘭二州總管復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爲賊斷歸路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鬬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絶武通輕騎挑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噉之來貴隴右胡人本姓白以勇烈爲文帝所親愛數以行軍總管領邊每戰必

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兆代人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爲行軍總管攻胡以功位至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

杜彦雲中人也父遷葛榮之亂徙家于豳彦性勇決善騎射仕周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徵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韓擒相繼

而進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
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從楊
素討平之斬其渠帥賊李陁擁衆據彭山彥襲擊破之
斬陁傳其首又擊徐州宜封二洞悉平賜奴婢百餘口
拜洪州總管有能名及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
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
後數日上曰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北夷畏憚
胡馬不敢至塞後朝廷追錄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

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彦
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厥寇
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猶恐爲邊患復拜彦雲州總管
以疾徵還卒子寶虔大業末至文城郡丞
周摇字世安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魏同源初姓普乃
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
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摇少剛毅有武藝性
謹厚動遵法度仕魏位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

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人安之從
平齊以戰功超授柱國進封虁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
時隋文帝爲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赴州路經摇
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廨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輙
費又王臣無得效私其質直如此帝以其奉法每嘉之
及爲丞相從封濟北郡公拜豫州總管帝受禪復姓周
氏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爲虜
所殺上思所以鎮之曰無以加周摇拜爲幽州總管六

州五十鎮諸軍事揺修障塞謹斥候邊人安之從壽襄二州總管俱有能名進上柱國以老乞骸骨上勞之曰公歴仕三代保兹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第終於家謚曰恭

獨孤楷字修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於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禽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

公拜右侍下大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隋文帝為丞相進開府領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仁壽初出為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使覘之知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即位轉并州總管遇疾

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臥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以其長子淩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轉長平太守卒謚曰恭子淩雲平雲產雲皆知名楷弟盛性剛烈有膽略以藩邸之舊累遷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盛罵曰老賊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禄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竝爲第一領人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時爲行臺右丞累遷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人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佽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擊尉遲惇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尉遲迥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隋

文帝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人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竟不入境後爲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簺煬帝即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濵西境人苦勞役又遇帝巡坐御道不整獻食疎薄帝大

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于家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
志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柱國京兆尹封長
壽縣公王謙作亂隋文帝以威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
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拒守睿以爲先鋒三王閉
壘不戰威令人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
王軍潰大兵繼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
里威鑿山通道攻其背儼敗走追至成都及謙平進位

上柱國瀘州總管隋文帝受禪拜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晉王軍府事遷青州總管在青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大山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顔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効實多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轉相州刺史卒子植大

業中位至武賁郎將

和洪汝南人也勇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爲刺史月餘斬公忻國立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拜左勲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禽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遲迥作亂洪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以功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

情尚梗隋文帝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為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幹性謹厚從周武帝平齊位開府隋文帝為丞相引為掾尉遲迥亂文帝以韋孝寛為元帥擊之命壽監軍時孝寛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卧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决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拜幽州總

營封趙郡公先是齊之踈屬高寶寧周武帝拜爲營州刺史性桀黠得華夷心及文帝爲丞相遂連契丹靺鞨舉兵反帝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諭之不下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討之寶寧棄城奔于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壽患寶寧攻道昂乃重購獲之北邊遂安卒官贈司空

子世師少有節槩性忠厚多武藝以功臣子拜儀同煬帝嗣位拜張掖太守深爲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守遷

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遂拒守不下及城平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御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廻煬帝嗣位遷尚書左司郎于時朝政漸亂貨賄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寳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衞玄兼領京兆拜内史頗行詭道輙爲儀所執正玄雖不

便之不能傷及義兵至玄恐禍及辭老病儀與世師同心協契父子並誅其後絶世師有子弘智等各以年幼獲全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隋文帝爲定州總管崇知帝相貌非常每自結納帝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遲迥亂崇以宗族故自囚遣使請罪帝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

突厥於周檠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
崇官爵時義臣尚㓜養於宮中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
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言及恩舊顧義臣嗟嘆久之
因下詔賜義臣姓楊氏編之屬籍爲皇從孫未幾拜陝
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騎射有將領才後突厥達頭可
汗犯塞以行軍總管出白道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
義臣擊之追至大斤山與虜遇時太平公史萬歳亦至
與義臣合擊大破之萬歳爲楊素所陷義臣功竟不錄

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總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臣時爲朔州總管奉詔救之鍾葵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矟射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巵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剋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

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磵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為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累遷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吐谷渾主於覆袁川復從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渌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為先鋒一日

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淥水會楊𤣥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祅賊向海公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渤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爲盜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尅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擊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降賊入豆子䴚討賊格謙禽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

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卒于官

論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勲庸咸憤怨而葅戮况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彦遭雲雷之會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爲已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兹顛墜自取之也元諧虞慶則元冑或契闊艱危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内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

然隋文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爾無聞斯葢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帝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衆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矣哉子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憚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警絶域論功仗氣犯忤貴臣偏聽

生姧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臨軍嚴肅克翦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周搖以質直見知獨孤楷以恤人流譽咸蹈履之地可以追蹤古人乞伏慧能以國讓亦云美矣而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君於逞欲罰亦深哉陰壽遭天所廢舍命無改雖異先覺頗同後凋義臣時屬擾攘功成三捷而以功見忌得沒亦爲幸也

北史卷七十三

北史卷七十三考證

梁士彦傳狀猶不伏○狀隋書作初

以諫父獲免徙瓜州○諫監本訛誅今改從南本

元諧傳時吐谷渾將定城王鍾利旁率騎度河連結党項率兵出鄯州○隋書旁作房又率兵上有諧字

虞慶則傳十七年嶺南人李世賢據州反○隋書無世字

賀婁子幹傳其年突厥寇蘭州子幹拒之○其隋書作

明

史萬歲傳少英武善騎射○善監本訛吾今改從南本

劉方傳於是濟區栗進至大緣江所擊皆破○栗隋書作粟

獨孤楷傳蜀中父老于今稱之○于監本訛子今改正

北史卷七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七十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王思謳

謄錄舉人臣史殿榮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七十四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六十二

劉昉　柳裘　皇甫績　郭衍　張衡

楊汪　裴藴　袁充　李雄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仕魏位大司農卿從武帝入關為梁州刺史昉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

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位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顔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悆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内屬以後事帝失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又素奇隋文帝時文帝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帝輔政帝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帝乃從之及帝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悦之昉因説贊曰大

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黄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為黄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迥起兵帝令韋孝寛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帝欲遣昉

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為將譯以母老為請帝不懌而高熲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誼司馬消難相繼反文帝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多所遺落帝深銜之以高熲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及受禪進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疎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命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酤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之有

詔不問昉鬱鬱不得志時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時昉並與之交數相往來士彥妻有美色昉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為帝後事泄帝窮問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詔誅之曰上柱國郕國公梁士彥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當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酬勳報效榮高祿重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稱有相者云其應籙年過六十必據九五

初平尉遲迥暫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道路朕即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率僮僕剋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獎朕既聞知猶恐枉濫及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得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往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朕深念其功不計無禮任以武候授以領軍寄之爪

牙委之心腹忻密為異計樹黨宮闈多奏交友入參宿
衞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為而弗止心跡漸彰仍解禁
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懐乃與士彦情意偏
厚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士彦河東自許闗右蒲津事
建即望從征討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横之勢然
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為非法三度事
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劉氏
應王為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望其悛改口請自新志

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膈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顧宮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昉名位並高寧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士彥忻昉身為謀首叔諧贊成父意議實難容並已處盡士彥忻昉凡弟叔姪特恕其命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熲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

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帝素服臨射殿盡取三家資物置於前命百寮射取之以為鑒戒云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南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惔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歷位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為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平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宣帝即位進

爵為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悆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謩皇甫績同謀引隋文帝曰時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帝從之進上開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遲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帝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遂歸心以奉使功賜縑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奔陳帝即令裘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人懷之轉曹州刺史後

帝思裴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曰即今冬也乃止裴尋卒帝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孝寬以諸子墮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尅躬厲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專

精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為魯公時引為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為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遁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善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錄前後功封義陽縣男累轉御正下士宣帝崩隋文帝摠已績有力焉加上開府轉内史中大夫進封郡公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為豫州刺史尋拜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

帝問其狀績曰大呑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上嘉勞而遣之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作亂江南州人顧子元等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之書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摠管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師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諡曰安子偲嗣大業中位尚書主爵郎

郭衍字彦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崇以舍人從魏孝武帝入關位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建德中以軍功累遷儀同大將軍又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加開府封武強縣公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迥之亂從韋孝寬討之以功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密勸隋文帝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衍復舊姓為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為行軍摠管領兵屯平涼數歲虜不入境徵為開漕渠大監部率

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曰富人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致漂没人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栰并齎糧食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恤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遷授朔州揔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剰粟萬餘石人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搆逆命衍為揔管先屯京口於貴州南與賊戰

敗之仍討東陽永康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甚倨事上甚卑晉王愛昵之宴賜隆厚遷洪州揔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帝聽其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猺反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

士卒及王入爲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文帝
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
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
師空虛使衍馳還摠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
軍帝幸江都令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征吐谷渾
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户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
謂人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
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

行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舊封真定侯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襄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令

張衡字建平河内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允周萬州刺史衡幼懐志尚有骨鯁風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為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髻輿櫬扣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隋文

帝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為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行臺廢拜并州總管掾王轉牧揚州衡復為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奪宗之計多衡所建遷揚州總管司馬熙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衡為行軍總管討平之拜開府及王為皇太子拜衡右庶子煬帝嗣位除給事黄門侍郎銀青光禄大夫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為朕作主人也衡馳至河内與宗族具牛

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盃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為此也不足為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衞士無不霑給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為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宫時帝欲大汾陽宫

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閒進諫以比年勞役百姓疲敝為請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其罪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錄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咎因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

俄而敕衡督役江都宫有人詣衡訟宫監者衡不為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為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寃玄感固以衡為不可及與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既而除名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為八年帝自遼東還都妄言衡怨望謗訕朝政帝賜死於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

刑者塞耳促令殺之武德初以為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子希玄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疎與人羣鬬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隋文帝居相引知

兵事遷掌朝下大夫及受禪賜爵平鄉縣伯歷秦州總管府長史每聽政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入為尚書兵部侍郎數年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我覔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卒拜汪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為稱職未幾坐事免後拜洛州長史轉荆州長史煬帝即位追為尚書左丞尋守大理卿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時繫囚二百餘

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後加銀青光祿大夫及楊玄感反河南贊務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奔還遇汪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之出為梁郡通守後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為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

平遂以兇黨伏誅

裴藴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父忌並南史有傳忌在陳與吳明徹同見俘于周周賜爵江夏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藴明辯有吏幹仕陳歷直閤將軍興寧令以父在北陰奉表於隋文帝請為内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藴以夙有向北心超授儀同僕射高熲不悟上旨諫曰藴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又加上儀同熲復諫上曰可加開府熲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

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㝡煬帝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儛之色皆罷遣從百姓至是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戶部侍郎時猶承文帝和平後禁網踈濶戶口多漏或年

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藴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冐今進民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藴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理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賛務發擿纖毫吏民慴憚未幾擢授

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數萬人皆

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

乃詭答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艥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

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藴又欲重已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隷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隷遍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禄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為亂也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藴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滎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

羽林殿腳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藴嘆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愔為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為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歳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荅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仕

陳年十七為秘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東宮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以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

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歷數推之開皇以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

內道琁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相功京房別對曰太平
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
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
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
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
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
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
異實歷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

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
筭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
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
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
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
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
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勛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
緜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

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歴數並得符同唐堯唐堯丙辰生丙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巳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繕脩宮室征役繁重充乃上表稱陛下脩德熒惑退舍百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

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秘書少
監後天下大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心不自
安充復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上曰伏惟陛下握錄
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為心匪一夫受
慶先天罔違所以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實歷正當
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
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
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

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破敗其四歳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去七月内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巳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

盧明月營破其橦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
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洛陽
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
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
朝總萃豈非天賛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穢沉
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出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秘
書令親待逾昵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
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并誅充

李雄渤海蓨人也父棠名列誠義傳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隋文帝作相從韋孝寛破尉遲迥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代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柳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後坐事免漢王諒之反煬帝將發幽州兵討之時竇抗為幽州總管帝恐其貳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遂進雄授上將軍拜廉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雄

所雄伏甲禽抗悉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戸部尚書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古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不識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外未見無禮憲司以雄失辭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侯衛大將軍復坐事除名遼東

之役帝令從軍自劾因從來護兒自東萊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雄送行在所雄殺使亡歸玄感玄感每與計焉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論曰隋文肇基王業劉昉實啟其謀于時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能慮難求全偷安懷祿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蓄怨興其後釁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因人成事好亂樂禍大運光啟並參

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等見之矣郭衍文皇締構之始當爪牙之寄煬帝經綸之際參心膂之謀而如脂如韋以水濟水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功雖居多名不見重然則立身行道可不慎歟語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兆亂夫忠為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託足邪徑又不得其人者歟張衡奪宗之計實兆其謀夫動

不以順能無及於此也楊汪以學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裴藴素懐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袁充少在江東初以警悟見許委質隋氏更以玄象自矜要求時幸干進附入變動星占謬增晷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兹勿捨其在斯乎李雄斯言為玷取譏夷翟以亂作亂何救誅夷

北史卷七十四

北史卷七十四考證

劉昉傳蒲津事建即望從征討○隋書事建作之事又無討字

殘賊之策千端萬緒○賊監本訛賊今改從南本

郭衍傳先屯京口於貢州南與賊戰敗之○貢隋書作貴

仍討東陽永康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隋書仍作乃黟作黝

衍又詐稱廣州猺反○隋書廣作桂猺作俚

張衡傳帝自遼東還都妄言衡怨望謗訕朝政○隋書都字下有衡字妄作妄

楊汪傳時人稱之入為尚書兵部侍郎數年○隋書脫入為尚書兵部侍郎八字

北史卷七十四考證